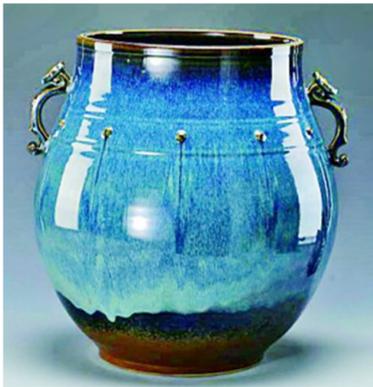


### 匠心磨砺 成就至美之器

婺州窑早在东汉就已烧制出成熟的瓷器，唐宋时期，其发展达到鼎盛。及至元代，婺州窑在继承本窑系传统的基础上吸收邻近窑系的经验发展生产，且大量出口海外，直至明清时期逐渐式微。近年来，文物工作者通过文物普查，在金衢盆地共发现历代婺州窑古窑址600余处。婺州窑的历史脉络之长、分布地域之广、窑址数量之多、烧制工艺之精，在我国窑瓷中实属罕见。

西晋时期，随着瓷器行业竞争越发激烈，婺州窑粗胎的釉面劣势逐渐显露，产量和质量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促使窑工们摸索出一套既能保证产品质量又能提高产量的生产工艺，即在器物胎体表面施用化妆土。化妆土为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瓷土，质地细腻，呈奶白色，涂抹于坯胎表面，可掩盖原有胎色及瑕疵，其功效类似于今天美妆中的“遮瑕”。正如《中国陶瓷史》中记载：“婺州窑首创使用化妆土，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



乳浊釉如意尊。

早在东汉时期，金衢工匠们就根据红黏土可塑性强的特性开创出堆塑工艺，即在坯体上捏塑人物、动物、花卉、器物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婺州窑堆塑工艺发展至高峰，囊括捏塑、盘塑、拍片、模制、贴塑、镂雕、刻花、压印、捺捺等技法。匠人们通过堆塑工艺生动再现了彼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风格自然朴实。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婺州窑褐釉堆塑盖瓶”和武义县博物馆藏“三国青釉伎乐俑五管瓶”，便是堆塑工艺巧妙运用的典型代表。其中，“三国青釉伎乐俑五管瓶”主体呈葫芦形，上层的五管与器腹相通，中间主管为物造型，正在吹奏笙箫，两侧人物或作吹排箫状，或作打拍子状，下层肩部堆塑数个人物，周围点缀数只动物，造型生动，极富风情。堆塑人物塔式五联罐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独具特色的品类，此件器物更是造型美观，别具一格。

釉下褐彩装饰工艺的创新，使婺州窑陶瓷显得更为古朴厚重。釉下褐彩，指在青瓷制作过程中，于瓷器的坯胎上进行彩绘装饰后，再罩以青釉或黄玉釉入窑一次烧成。婺州窑的窑工们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褐彩如水墨般厚重温润。金华市博物馆藏“汉代褐釉瓷熏炉”就是釉下褐彩装饰工艺的代表之作。此炉器形扁圆，盖顶钮边有一圈粗凹弦纹，并设两熏口，钮首成鹤头状，肩部置双系并两道浅凹弦纹作饰，整体施褐泛黄釉，简约大方，极富韵味。

此外，婺州窑乳浊釉瓷的创烧，更是古代青瓷工艺的一项重要创新。乳浊现象源自釉面内部微小的气泡、晶粒或胶体颗粒所产生的散射效应，最初被普遍视为一种瑕疵。唐代窑工们经过不断实践与改良，在传统青瓷工艺基础上成功创烧出乳浊釉瓷，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美感的装饰工艺。乳浊釉瓷的釉面呈天青色或月白色，晶莹剔透，具有荧光般的视觉效果。直至元代，婺州窑乳浊釉瓷仍持续烧造，并取得了长足发展。

## 朱泥淬火 堆塑成韵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作为唐代六大青瓷窑之一的婺州窑，是古陶瓷研究界对散布于浙江省中西部的金华、衢州两市及周边地区，在胎釉、造型、装饰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古窑及其产品的总称。金华地区在唐初称婺州，唐代各地窑场常以州命名，故将婺州境内的窑场称为“婺窑”或“婺州窑”。“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婺州窑所烧制的茶盏列为第三，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可见婺州窑在当时已富盛名。

婺州窑的工艺之美与创新之姿



三国青釉伎乐俑五管瓶。



婺窑青釉刻花斗笠碗。



草木灰釉缠枝石榴罐。



北宋婺州窑褐釉堆塑盖瓶。

### 传承创新 彰显时代风貌

近年来，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共识，重振婺州窑的相关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2004年，金华婺州窑陶瓷研究所成立，专事婺州窑制瓷工艺的研究与传授，一批中青年工艺美术师纷纷投身到婺州窑的传承创新事业

中。2014年，“婺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天，新一代婺州窑从艺者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首先，将草木灰釉确立为当代婺州窑的主基调。草木灰釉呈现出的青黄色是原始青瓷釉色的主要特征，也是婺州窑发展中的重要特色。其次是发展跳刀工艺。当陶泥质地坚韧细腻、坯体过湿时，其对修坯刀的阻力增大，操作中易出现修坯刀在转动的坯体上不断跳动的现象，如此留下的连续刀痕使坯体表面形成高低起伏的肌理。其产生的韵律美被工匠们发现并加以发挥，形成了一种丰富而独特的装饰语言——跳刀纹。再次是充分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势改良新作。为推动婺州窑陶瓷融入现代生活，走向世界舞台，从艺者们尝试将传统堆塑工艺化繁为简，使器型外观更具现代艺术的简洁之美，同时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和传统国画的创作手法，让器物展现出更加多样的审美风格。

试看“婺窑青釉刻花斗笠碗”，外形似斗笠，内壁上以跳刀手法装饰，中部刻有宝相花纹饰。繁而不乱、棱角分明的跳刀纹与舒朗大气、线条婉转的花卉纹形成疏与密、刚与柔的对比，在青釉的衬托下更显灵动。“乳浊釉如意尊”则充分展现出乳浊釉瓷的色彩优势。深褐色的器身之上，烧制过程中产生的乳浊现象，使釉面呈现出由蓝到青的色相变化。细观光滑莹润的釉面，自然形成的颗粒质感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层次与肌理变化，与古朴别致的器型相得益彰。此外，“灰釉火红石刻缠枝花卉纹洗”“饕餮双罐尊”“草木灰釉缠枝石榴罐”“釉下褐彩山水纹天球瓶”等作品，皆是在彰显婺州窑陶瓷的传统审美意蕴的同时，融合创作者在诸多方面的创新探索，展现出当代婺州窑陶瓷的新面貌。

(据《光明日报》)

### 刘旦宅《麻姑献寿图》



此画绘树木繁茂，怪石嶙峋，麻姑手持仙桃，与仙鹿结伴同行，气质超然出尘。

据收藏方介绍，此画为我国著名画家刘旦宅所作，描绘麻姑前往瑶台为王母祝寿的传说。其画面色彩绚丽，用笔细腻精致，服饰线条流畅。

(据《侨乡科技报》)

### 商末周初印锥刺纹硬陶带把杯



这是一件商末周初的印锥刺纹硬陶带把杯，质地为陶，高11.2厘米、口径10.9厘米，其他底外沿径13.5厘米，福建闽侯鸿尾黄土仑遗址出土，为国家一级文物，福建博物院收藏。

此硬陶带把杯为单耳杯。细砂浅灰褐色硬陶，制法为手轮并用。筒形，敛口微鼓腹，外腹近底处有微上翘的小棱脊一道，须弥状凹底座，座沿出棱。器身阴刻双线勾连回纹、线间填锥点纹。夔龙状耳连接口沿与腹部。夔龙倚角缺头，器口与上腹有两处经石膏修补的痕迹。

印纹硬陶在东南地区的考古中大量发现，以在陶器表面拍印各种纹饰为特征。福建在这一时期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胎质细腻、坚硬，烧成温度多在1150℃至1250℃左右。

黄土仑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纹样以拍印勾连变体云雷纹和刻划勾连回纹为主；有的堆贴蛇形卷云纹装饰，与蛇图腾崇拜有关；陶杯等器把部位有的捏塑龙虎兽形，代表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这些精美的远古陶器宝藏，记录着古越人的生活风貌，传承着不朽的神话与传说。(据《收藏快报》)

### 藏品之上牡丹艳



图1

“谷雨洗纤素，裁为白牡丹。”谷雨过后是观赏牡丹的最佳时期。牡丹花开雍容华贵，艳压群芳，自古以来备受青睐，文人墨客将“花中魁首”的名号也冠于牡丹。正是这份“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美丽，让牡丹被大量图写、描摹，流传于历史之中，也盛开在清代匠人的作品之上。

牡丹纨扇(图1)。这是一件清中期的象牙丝编织牡丹花鸟纨扇。扇面为腰圆芭蕉形，上部微卷。扇边包镶玳瑁框，淡绿色彩绘花蝶纹画珐琅柄，嵌骨珠，并系有明黄色丝穗。扇面中心嵌棕竹梁，镶有铜镀金点翠蝙蝠纹护顶，梁的上、中、下部各嵌有浮雕盘缠和宝相花纹的

橙、紫、黄、红四色蜜蜡护托。细润洁白的扇面是用薄如细篾的牙丝编织而成，牙丝宽不足0.1厘米。扇面自柄托向上嵌有染牙浅浮雕牡丹、玉兰等花卉及蓝鸟鸟。扇面纹饰精致细密，孔缝均匀，经纬片的拼合天衣无缝，色彩绚丽，雍容华贵。

牡丹瓷碗(图2)。这是一只清雍正时期的珐琅彩母鸡牡丹纹碗。碗敞口，弧壁，圈足，外壁以珐琅彩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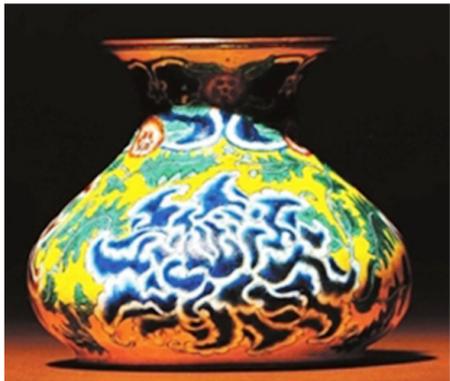


图3



图2

一侧绘母鸡牡丹图，画面中心一只体格健壮的母鸡，在山石牡丹丛中寻食。牡丹花饱满圆润，使“国色天香”在瓷器上的表现达到了顶峰。周围的山石花草以粉红、藕荷、杏黄、淡黄、淡绿等娇嫩颜色相衬托。此碗胎体极薄，属于半脱胎，内外底釉洁白如玉，莹润如玉。画面集诗、书、画于一体，纹饰色彩鲜艳，工笔细腻，为雍正朝珐琅彩代表作品之一。

牡丹铜尊(图3)。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制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花卉纹鱼篓尊。此尊敞口，束颈，墩式圆腹，圈足。口沿、足口处鎏金，内腹施松石绿釉，圈足内施白釉，外壁满施黄色珐琅釉地，颈部蓝地间饰六朵绿叶红花，腹部饰有对称绿叶环绕之三枚牡丹花，色彩鲜活，画工精美。此尊铜胎轻薄，器形典雅，釉色温润，色彩明快，主题纹饰为牡丹，花形硕大，枝叶舒展柔美，图案寓意富贵吉祥。其用笔率性写意，敷色淡雅清丽，古韵浓浓。其珐琅釉料施用浓厚，堪为清乾隆朝铜胎珐琅器精品。(据《联谊报》)

### 明代玉奩



这件玉奩高12厘米，以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底部有三足支起。器外壁浮雕蟠龙，威猛矫健。

据收藏方介绍，玉奩为古代放置梳妆用具的盒子。该玉奩外观素雅凝练，纹饰饱满稳重，线条自然流畅。

(据《侨乡科技报》)